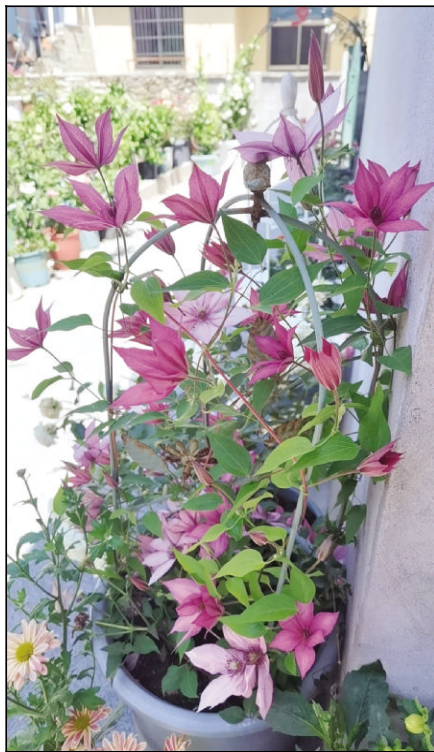


半间花舍

□海尧 文/摄



宋同学向来是个不拘小节、挥斥方遒的人物。她说建了个花舍，我半信半疑。

花舍建在老家，曰：半间花舍。有名有姓，照片传过来，木质的匾名也挂了上去。

半间，这词倒有点嚼头，是我喜欢的调调，虚虚实实。套用曹大师的真亦假时假亦真，可谓盈亦亏时亏亦盈。一间太满，无间太虚，半间刚好，欲醉不醉微醺的度。

我问她，取名半间，有何深意。她给我整了一段大雅的理由：半间花舍装点生活琐碎，不浓不淡不雅不俗，低调奢华。这话乍一听，高级的文艺腔。最后吐露真情，说白了囊中羞涩。

实地探访，确实半间。半个屋子大小的空地，一半铺砖，一半泥。半间花舍，名副其实，不过歪打正着，营造出几分颇具哲理的深邃的味道。

去的时候是秋天，百木渐萧瑟。花开得不多，不过，宋同学意气飞扬描绘的蓝图填补了遗憾。

“这儿种一棵葡萄树，乘凉喝茶聊天。”这话是指着石砖之上、蓝天白云之下的空间说的。初一听，美好。春天绿荫如云，细细嫩嫩的芽卷儿勾人，黄色的阳光从宽大的叶片中间漏下来，掉到地上，形成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光斑。绿色的小珠儿一串串垂下来。盛夏，圆紫色的玛瑙一般的葡萄沉甸甸地坠在青色褐色的藤上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只肥硕的狐狸在葡萄架下仰起头流着口水的画面。一张摇椅晃呀晃，往事也跟着一晃一晃。三五好友聚首，一口茶一盏光阴就着数十年的情谊，慢慢品，细细酌。再一想，秋风卷起漫天枯槁的葡萄叶，天地间渲染出壮士断腕的悲壮之感。冬天里就剩几根褐色的苍劲虬裂的虬枝，在寒气里蜿蜒匍匐。如遇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，以雪水煮茶，煮一锅热气腾腾的闲谈漫话，不知步入中年的我们，是否还能保留这份逸致？

“那儿安排一棵紫藤。”随着她的话音，浮想联翩。待那时紫藤花开，串串紫色的小花拥拥挤挤，从四面八方垂下来，自成一席花帘，风过，花曳。若在此时举一盏微醇的清茶，悠然信步，颇为惬意。

宋同学一路指着杂草丛生的空地排兵布阵，俨然一位指点江山的女将军。

宋同学会养花，最初是从她花枝招展的朋友圈发现的。一丛丛一簇簇的花姿态各异，仿佛一夜之间在她的世界盛放了，独自静美，又相互辉映。

我理解，但又不是完全理解。我喜欢

花，喜欢欣赏它们与世无争、殊姿吐露的芳华；欣赏它的枯荣，看着它们在眼皮子底下倔强地走完一生。不过大多数时间任其冷暖自知、自生自灭。我家的花向来命运多舛。

宋同学爱花，也懂花。阳台后宫妃嫔，环肥燕瘦形色俱佳，个个红颜出众花色妍人。直到阳台安放不下佳丽三千，这才有了半间花舍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江湖，或是孑然一身逐天下美景，或是案牍劳形搏功名利禄，或是平淡一生安身立命。

半间花舍是宋同学的江湖。她耕耘其间，也收获其中。剪枝、松土、施肥、浇水，该有的宠爱一样都不落下。冷了怕冻，热了怕焦，大风来了怕吹，像金宝贝银疙瘩似的疼着爱着。哪怕出去旅游，心里始终惦记着家里的花花草草，生怕它们晒着了，渴着了，特意嘱咐我过去替她浇浇水，花了心思费了精力地养着。

花草是懂感恩的。花开了密密匝匝的一茬又一茬。一棵棵细细弱弱的花苗在她手中亭亭玉立、花团锦簇，一丛丛的花树朝气蓬勃，精气神足，花朵又大又艳。白的莹润如玉，红的热烈奔放，有的白底子镶着红边。浅淡的粉，像轻轻抹上晕开的胭脂，低垂发髻轻掩娇容，不胜娇羞。

宋同学说，花草是有生命的，它们能跟你对话。

她的女儿高二那年生了一场病，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各种焦虑和压力让她喘不过气来。这段时间，她很少社交，到处种花。单位里种，阳台种，老家也种。红的，黄的，白的，粉的，一片片的花草，向阳而生，向阳而荣。毫无心机的花花草草无忧无虑地在风中摇曳。可爱的动人的花朵一下子抚慰了焦躁不安的心，欣欣向荣、不屈不挠的精气神儿也在不知不觉感染着她。不谙世事不染人间烟火的花儿们，或皎洁或热烈，哪怕枯萎凋残也尽力保持着唯美的姿态，能不爱它们？万千烦恼思绪交织缠身的人儿竟在一场又一场的花期盛景中痊愈了。

如今女儿去了喜欢的大学，教书育人之余，她开始实施自己的造梦计划。偶然谈起那段经历，已坦然。她说这是生命的一场历练。

心有千结，胸有万壑，不如半间花舍，彼此救赎，相互治愈，相忘江湖！

春天里再来吧，那时该是万紫千红平分半壁春色的盛景了！宋同学如此说。

每一个袋子都装着回忆

□李慧慧

搬家那几天，家里简直乱成一锅粥，到处都是箱子、袋子，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，跟打仗一样。看着那些好像没啥用的杂物，我就顺手扔进了小区的垃圾桶。有时候碰到那个经常在小小区捡纸箱的阿姨，我也会直接把纸箱子给她。说实话，那些空纸箱在家里放着真的太占地方了，我这个爱干净的人，能扔的肯定不留。但不管我怎么扔，家里的塑料袋、纸袋子还是多得吓人。

地上堆的那些袋子，五颜六色的，塑料的、纸的、尼龙的，各种材质都有。这些袋子以前都装过不少东西，有的装过衣服，有的装过书。还有个保温袋是装外卖的，那个卡通图案非常好看，我洗干净后就一直放在柜子里。不过有一个保温盒，这个用不上了，就一直放着。

我拿起一个白底带图案的纸袋子，绳子还挺结实，心想这袋子正好能装女儿书架上那些乱糟糟的小玩意儿。她老爱捡小石头，去个景点还要买纪念品，虽然我觉得挺浪费的，但也不能打击她的兴趣，只能帮她收着。

再拿起一个红色的纸袋子，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装过啥。袋子外面干干净净的，里面自然是空的。不过这绳子也挺结实，我想着可以用来装厨房里的小东西，茶杯、勺子、女儿的保温杯，还有老公偶尔用的酒杯。

自从“限塑令”以后，家里的塑料袋还是不少。我每次出门都背着帆布包，能装好多东西，但买菜、买水果、带外卖这些，总不能装到帆布包里吧，只能找店家要塑料袋。帆布包真的很结实，装书、装电脑都没问题，很适合我。无论是上班还是参加活动，我的帆布包都显得特别又实用，虽然看着有点廉价。有时候一起开会，看到别人都背着精致的小包包，唯有我拿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，好在，大家也不会介意，甚至开会结束后面对一大叠资料，我利索地装进包里时，还佩服我的先见之明。

地上摊开的袋子里，也有几只帆布包，有的是搞活动送的，有的是买书送的。每个包上都有文字和图案，有的主题很明显，有的则是文艺的句子。这些帆布包真的很结实，女儿去图书馆都用它来装书，一个旧了就换一个，脏了就洗洗再用，比塑料袋好用多了。

还有一些塑料袋，大小都有，虽然不好看但挺干净的，我就直接留着。想着用它们来做什么，绕着屋子找了一圈，发现这些塑料袋好像装不了什么东西，但是放着又碍眼，正想扔掉的时候，发现家里的垃圾袋没了。我就拿起一个大的塑料袋，嘿，正好能套进垃圾桶里。

看着地上的这些袋子，我不想扔了，一个个整理好叠起来，想着，每个袋子都会有归处，每个袋子总能用得着。再一想，每个袋子都装了点回忆，看着它们，何尝不是在看我们的过去、现在，还有将来。